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朱衣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八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節　賮合註四書脉俱謂楚宋本不同路乃是迂道以見孟子麟士則謂不必如常解作迂道來見麟士為長但麟士欲以過宋二字連上讀而見孟子四字另讀則亦不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道性善節　張彦陵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言這性充得去時便是堯舜葢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即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　道性善三節通是要世子知堯舜可為然堯舜可為意却在言外白文只是說性善其稱堯舜者所以實性善也其言道一者即稱堯舜之意也其引成覸三人之言者

所以明道一也玩大註可見大全雖有互相發明之說然須在言外見得也淺說體貼得好　大全辨芑山張氏謂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流行於形質之際謂之氣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强弱之不同而以程朱言氣質之性為非又引朱子晚年定論為證可謂不知而妄言彼葢未識心之屬氣質而晚年定論為陽明矯誣之書也戊午

世守自楚反節　陳潛室曰當時聖學不明人但知功利之可求不知巳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文公雖未能盡信而巳能有所疑是可與進道之萌芽也　鄒嶧山曰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此條本存疑愚意可字改作必字似尤妙蓋道是活絡總統字隨處說得而各有所指此道正指性而說道便是說性也常說於本文內或云道出於性此誤本大全性一故道一或云性即道也淺說如此或

云這箇性的道理俱欠渾融此與淺說解俱似不妨

成覸謂齊景公曰節　四書脉曰覸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　翼註曰畏字是不敢擔當意　張彥陵曰舜何人予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模擬上著力有敢作敢為的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自忖自憂的光景　賽合註曰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

之師也　翼註曰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　沈無回曰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湖南講曰問引成覸等語舊解俱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是以人實之明與堯舜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為證性善則此釋堯舜亦即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

今滕絶長補短節　李衷一曰孟子直怕世子以國小難為自諉故把猶可以為善國激他其實為堯舜只在自家心上討與絶長補短何關　翼註曰猶可以為為善國且據理閒閒說而勉世子奮發有為之意却寓引書内　姚承庵曰性統天下之同本非我所獨有善其身善天下總是我性分内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　沈無回曰孟子言性善而即歸

到可以為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下文喪禮井田學校正性善作用處　依此二條則上面三節似已兼事業在內淺說亦如此

此據蒙引存疑則上面只說修身至末節方兼事業說蒙存似不是姑附於下　附蒙引曰安於畀近本自其持身言不謂安於國勢之畀近也　附存疑曰能自克而為善去惡與為善國何干預蓋為善去惡則知修身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國家矣　據愚

見則註安於卑近等本兼持身治國言不必如
蒙存於言外補説治國也
滕定公薨章總旨　張彦陵曰通章大旨只在親
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
在我句句相應　翼註賽合註四書脈皆同
彦陵又曰按世子志行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
不忘處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
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説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

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可見人性之本善而堯舜真可為矣

滕定公薨節　吳因之曰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葢謂喪禮當何如乃為順人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耳孟子告以自盡其心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人之道也大抵世子志於喪禮全本性善堯舜之説來孟子告之亦

仍不出性善堯舜之旨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節　翼註曰固所自盡泛就

人子自然之心説不可加一當字玩註宜乎可

見　又曰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

己觀註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

上　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説到細碎上

只説箇大本大原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

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

見先王之全經然學識其大者故其攷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酌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　翼註曰三年之喪句是主齊疏飦粥皆在三年内吳因之曰講吾嘗聞之句要本通行意發之又曰孟子正告文公處全在三年之喪五句耳但親喪自盡尤是喪禮大本大原故用以開端此句是於稱許之中而寓感觸之意益以發

其不忍之良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節　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

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之

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體先祖的口氣謂先祖

教人從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

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

翼註曰吾字指先祖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註

上世即先祖也

謂然友曰節　張彦陵曰父兄百官不欲皆縁世子真心未徹故又以不可他求打動他　賽合註曰恐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議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為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已得盡心行禮意或說云欲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欲行則又沮於衆人之議如此則是不欲行矣此語未妥　吳因之曰孔子曰君薨半節要即親喪自盡意而闡發之再申前意非更立說亦猶前夫道一而已矣　以下惟堅世子

篤信之志而不復為他說同一機軸前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重一禮字君薨聽於冢宰云云重一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禮以致人心悅服世子真無負於性善堯舜之說矣　按因之最認得真蓋孔子曰半節雖是言上行下效然與他處上行下效不同他處上行下效是泛說此處只就心上說蓋百官之沮喪禮也

只因其良心汩沒世子自盡其心之哀而彼之心動矣彼之心動則自不來沮我之喪禮矣玩註亦是主哀上說但哀亦即行於禮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禮也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漢文變古始為易月之制葢為吏民設耳景帝冒用其文晏然短喪後世譏之若宋孝宗者推明晉武魏文意斷然行三年之喪而不疑其亦文公之流亞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節　張彥陵曰五月以下一是未

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　董思白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與前皆不欲相關葢自世子一求諸已而始焉違之者今忽稱之信當自盡而不可他求矣　輔氏謂可當作皆不是皆字意在可字之上

四書脉曰觀是四方來觀者弔是鄰國來弔者勿混看　然須知此亦是互文　悅是人心自盡之暢機心之盡處人人快滿此政孩提親愛之初心無不具

足者也如止云喪禮久廢復行人皆悅服者猶粗此亦包在内

滕文公問為國章總旨　張彦陵曰按通章以不緩民事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行助之實用處　徐儆弦曰通章大義只歸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前段論制産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

賔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

徐巖泉曰為國一篇規模宏大條理精密仁以為主義以行之皆是從性善處認出箇民物一體之仁所以作用至精至備夫子於老安少懐孟子於老老幼幼不出乎此

滕文公問為國兩節　姚承菴曰國依民民依稼穡民事即國事只緣人君視為二事緩不為計所以民失其所而國非其國民事不可緩是教文公不緩民事

非謂民事緩不得　四書脉曰民事暗指制産行助說講內全要含經國區處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

蘇紫溪曰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咏歎而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民自急其事意却輕　此新說之勝於舊說者也

民之為道也節　徐儆弦曰焉有仁人在位先發出不

忍人之心以為行政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本

著實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節　張彥陵曰是故二字承上

仁人不可罔民說來恭而禮下帶說禮下即所謂不

侮人有制即所謂不奪人　焦漪園曰本重取民有

制却兼禮下者設官正所以為民也且禮下有定額

而不至於多取亦同歸於厚民矣　恭儉節蒙引有

二說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也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

政也看來兼用亦得　蒙引既謂制祿即禮下之事又疑世祿以養之非以禮接下也以禮下為起下文云云者未必然也此疑不是　吳因之曰此節是論賢君不緩民事不專重禮下句必先說恭儉者不過提出禮下取民有制的原頭以起下文耳如俗說云惟有實德故有善政不知何謂　按因之說與前徐儆弦說非相悖也因之但欲人識得輕重耳　大全趙氏謂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殊謬此處

無學校意在內黼士收之誤也蒙引得之　順治辛丑陳秉謙文人主履滿知謙斷無盛德狎侮之事而特慮懷可以恭可以無恭之心而民事於此乎怠是故賢君必恭人主處豐思約斷無太康自侈之虞而第恐存可以儉可以不儉之意而民事於此乎荒是故賢君必儉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唐文宗御便殿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中書舍人柳公權對曰陛下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

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僅末節耳愚按人主儉德不可少當先務其大者文宗可謂儉矣然誤用李訓鄭註之策自甘露變起天下事皆決於北司至自慚不逮周赧漢獻雖儉何益哉後世明主聞公權之言益信徒儉無補於民事而亂天下者又不獨秦皇漢武奢侈之足為戒也

陽虎曰節　張彦陵曰按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

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吴因之曰制民恒產就落在取民有制之内言取民有制而制民恒產在其中矣故此節只重取之之制註把制民恒產與取之之制兩項並言者特兼承民之為道節及賢君恭儉節兩邊說來故判然如此耳切不可以五十七十百畝為制產以而貢而助而徹為賦法如此是上文制民恒產與取之之制分作兩開看矣要辨　附蒙引曰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制常產也而貢而助而

徹則其取之制也還要分析方明若單言貢助徹則該制常產之義矣　季彭山曰貢助徹本無二義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之助徹者二句是申言助徹之義相通所以更不解貢公劉殷之諸侯也而其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亦謂助為徹矣蓋予專意欲行助法故以貢形助以見周亦用助之意

存疑夏后氏一井十八家之說本金仁山而比仁

山尤為精密此雖俱與註不合然集註所言朱子亦自疑之則固可以通融也若袁氏明善說則又與存疑不同此則不可用也見大全方里而井節　蒙引謂夏當洪水後難行井田與存疑夏后一井十八家之說似難於並用然意夏后之世不井之田固多而成井之田亦必有二說固可並行也　按井田始於黃帝而註云商人始制說者疑之吳曰生夏后氏五節文云井田之畧自黃帝興中更洪水耗矣夏后抑

而未行至殷周特詳極明　鄉遂用貢諸家皆以十為數馬氏謂不必拘蒙引從馬氏而存疑不取看來蒙引為是　鄉遂之溝洫載於遂人者詳都鄙之溝洫載於匠人者畧葢匠人職只言井間有溝成間有洫云云耳不言其幾洫幾溝也小註趙氏謂每邱縱横各三溝存疑謂邱當有十六溝未知孰是姑存以俟攷　匠人之畎書蔡傳以為通水渠而禮書以為播種之地未詳孰是　禮書引周禮鄭註云以南畝

圖之遂縱溝橫云云南畝當是東畝之誤若以南畝言之遂横溝縱矣然見刻本鄭註亦作南畝不知何也 馬氏通攷又謂鄉遂迫近王城山豐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偽難知故止行助法亦似有理然卒不見得鄉遂所以行不得井田之意 存疑疑鄭氏邦國用助之說此不是斷鄭氏所云邦國止是畿内之邦國耳但鄭氏說亦不曾見得鄉遂所以行不得井田之意 吳因之曰徹者徹也助者藉

也非徒什其義而已正欲深著取民有制以見其為良法耳　翼註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何等公溥但藉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何等簡便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節　翼註曰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　張彥陵曰自古隨時立法無非變通以宜民未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定賦則貢不若助之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

貢法不善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舊如夏賦之錯出者不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吳因之曰龍子節是把貢法苛刻形出助法取民有制言貢法之流弊一至於此助則公田為君子所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自當之安有此流弊耶故見助之為善而當行也　賽合註曰狼貪猛之獸聚物不整故多而棄捐者為狼籍　張彥陵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

數也　翼註曰為民父母至節末俱跟取盈來　合註又曰為民父母以下單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轉乎溝壑承稱貸來盻盻然連著不得養父母說非因終歲勤動而盻盻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節　張彥陵曰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吳因之曰滕行世祿實當不得制祿不可便謂厚君子葢必公田所養乃為制祿乃為厚君子若滕行世祿特取民無

制以給之者耳

詩云雨我公田節　禮書曰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　張彥陵曰所謂周用助者當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出來講中須得此意雖字亦字要味言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巳久矣而助法尚未之變則法之善可知且

以文武君而周公相豈不能創制立法而助却仍殷之舊則法之善又可知總明助法之善所當行意此二意當與直解一條並用　直解曰助法未行豈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　大全辨或曰夏小正云農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雖周亦助予不能無疑蓋徹法雖都鄙用助然是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與殷助法之同養公田者自不同何謂雖周亦助講家概謂二法名

異實同竊所未安愚意周雖立徹法而仍不廢公田之名想是並存二法使後世因時之所宜而行之大抵助之弊也姦民匿力而惰於公徹之弊也桀吏行私而濫於民故二法並存使後世權而行之助弊則救之以徹徹弊則復救之以助此周先王之微意也周之衰也徹弊矣不救之以助而救之以貢此民所以病也故孟子獨教之行助若泛說二法名異實同則大註所謂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無著矣　按周

雖定徹法大抵亦隨地所宜有行徹之處亦有行助之處故詩有公田之名予前因時之說未盡辛亥五月十八識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節　張彥陵曰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設學校以教民總見助之當行意教養不可平　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禪受天下禮讓成風直是教人六德六行興仁興讓而已校字有倫次等第激發造就意殷當革命後欲

消天下干戈之習故借習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周道尊尊而親親又當播棄黎老之後則養老為先庠序校三代雖有異名然周之鄉學亦有序校之名想周鄉學之總名則謂之庠耳　大抵草野之耳目易於積玩閙翫之初必有以振舉而更新之　附許氏通攷曰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　此三句說得明但凡黨立校句不知其何所出耳　孫若士論學則三代句曰題意有不必旁借求深者如此題

不過重首善為立教之原而已作者偏捜旁義財賦兵刑國勢符歴無所不及果有當與 蘇紫溪曰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恒産而放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恒産之立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 翼註曰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主躬行言也 吳因之曰上庠者養也三句内便隠隠是明倫意了非徒空空發明其義而已 又曰上只是敘三代建學之制耳所以明人倫三句方見

學校闕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

有王者起節　吳因之曰此新國字與為國字正相應

使畢戰問井地節　四書脉曰仁政指井地　又曰一反一正總明必自經界始意　張彥陵曰按經界不正四語舊解以不正句為主而以不均不平分貼分田制祿兩項　翼註曰下半段以經界二字為重如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之類非有經界如何分曉須逐段點入經界字妙　又曰暴君汙吏自便其

私而不恤民彼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豪強之兼併非所暇問者故必慢其經界

夫滕壤地褊小節　四書家訓曰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九一而助節　四書家訓曰九一以田之區數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此處都有經界在正就在這裏正　四書脈曰九與什是分田一是制祿　附蒙引

曰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外之門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在内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絶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　按大全陰氏及丈獻通攷俱云鄉遂空曠而都鄙有山林陵麓之阻獨蒙引之説與之相反今講家都從蒙引看來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鄉遂所以不用助都鄙所以用助本不在於空曠與

不空曠也存疑得之矣蒙引與陰氏通考俱偏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兩節　賫合註曰圭田餘夫之田旨有經界所當正之者也　董日鑄曰圭田意如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已蒙引謂圭田以井田之未有所屬者充之不若朱子謂只是助法之公田也然愚意亦不止是助法之公田即鄉遂之什一亦可充圭田也　直解謂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此謬也圭田

所以致其孝思非為其祿薄也葢卿亦在內豈是祿薄者　附大全辨或曰圭田是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其身則三鼎五鼎不同不得一槩施之且其田祿足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但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必有差無永世憑據之理

死徙無出鄉節　翼註曰死徙節即承上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但有以善民生而又有以善其俗如此立

意爲得常說多云貢助固兼行而助法尤爲善作歸重助法說殊不知上文原重助法不待此節也　此節鄉字不必拘不可作鄉遂之鄉看猶言一方耳禮書以鄉田同井句證鄉遂之亦爲井非也　張彥陵曰鄉田同井此句是一節之樞紐　則百姓句未嘗不是效但其效不止此耳且其所以說此效者亦不重在效其意歸於言井田之有以善民俗耳故蒙引謂亦不必云著其效非謂其不是效也須善會　蒙

引云不是效極是

方里而井節　張彥陵曰此正是經界處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説矣　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

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

志之定都在於此畎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其助法之善一至於此乎

方里而井二句以里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百畝總是一意　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在井田形體之内　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助皆宜渾淪若先說明則此節贅矣

袁氏明善夏后氏九家同井之說與存疑十八家

同井之說俱爲悖註而存疑似稍近理袁氏所謂菜田者殊無據周禮止有萊田未見有菜田也

此其大畧也節　四書家訓曰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　賽合註四書脉俱同　講大畧句當云古法之不合乎人情者有矣而大畧則其不合者尤多矣古法之不宜乎土俗者有矣而大畧則其不宜者尤多矣　大畧依註對詳細說不對潤澤說講潤澤句當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潤澤也况其大畧尤不

可不潤澤也淺說以大畧對潤澤說不是附後　附淺說曰吾所言者形體之規模公私之畝數以為經畫井田之準則而已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者衆而病之者寡或效見於今而弊生於後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詳言之也　賽合註曰前七段皆是叙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宋髙

宗建炎三年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每十六夫為一井其後朱子甚愛其書愚按本政書考驗雖詳然所云倣古井田必一夫占田五十畝終是拘泥形制非通變宜民之道茍一處窒礙不行則良法自此壊矣善乎方正學孝儒之言曰流俗謂井田不可行於今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亦當用貢法豈

强欲埋畢夷高以畫井哉但使人各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為力也䔍如方氏之説則師其意不必泥其迹深得孟子潤澤之義尤補本政書所未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總旨　張彦陵曰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直至亦不用於耕耳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

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併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復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必耕已折倒並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乎截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耳截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師亦從並耕生來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得平重　又曰全章俱

平叙語而大要以仁義二字作眼目如勞心治人以代勞力者之食人是通天下之義也如用心得人以代吾之治人是為天下之仁也　但須知前段亦有仁字在内後段亦有義字在内耳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節　蘇紫溪曰許行是一箇大言欺世之徒彼見儒者言三代之説故自倡一説不曰三代亦不曰堯舜而直曰神農為神農之道在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儒者之上欲以是而𨽻

動人主竦動天下耳曰衣褐便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為食便見自食其力意此其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　神農之言非謂是神農所言但其所言者乃神農之道耳為字亦非是不好字如孟子亦可云是為孔子之言者但既曰為則也有為得是者也有為得不是者故蒙引謂著一為字便見其本非神農之言非即以為字當假造看也淺說謂有稱述神農之言者甚明　許行起初為神農之言未必

是要陰壞孟子自是他一種學術如此及其自楚之滕則遂欲壞孟子矣　湖南講曰神農以耒耜教天下那時百姓都不曉得耕須要自已去教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耕神農又曰中為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沒有精巧價亦可齊得神農曾為此事許行為其說亦非孟浪定是是古非今不通世務之腐儒如封建井田在三代之世何嘗不好到後來兼併者已成混一之勢阡

陌者各有執業之家決是做不通底後儒尚欲做而遵其制殆與許行同一慕古者而何獨深責許行耶

彼既耕以為食矣何又以捆屨織席為食耶想是羇旅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此為業耶然亦可見其雖羇旅之時亦必欲自食其力矣

陳良之徒陳相節　張彥陵曰叙陳相與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此亦春秋書法　徐儆弦曰或曰人怕先有根子在身裏

邪說便乘之而入陳相負耒耜之滕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入之機矣故見許行而大悅　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負耒耜便是異端種子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　並耕二句串看以並耕作主食字牽連饔飧作過接而又兼治民事作尾　四書脉曰並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許行見厚斂病民便把倉廩府庫為厲階惡得賢與賢者俱指合神

農之道言與上賢君賢字不同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　翼註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愚意自織之與當總承衣褐冠素來今人不知　又曰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

蒙引存疑說約因之俱以種粟節作一頭兩脚看而以粟易械器節則總承上節說來另作一段依翼

註劉上玉則種粟節當連下節作一頭兩脚俱有理但作上節文則必當主蒙存之說故姑從之翼註說附後節　吳因之曰凡辨難攻詰須拏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雖戰國之士詭辭以要人主其中必有所執況孟子之闢邪崇正者乎且如此章闢許行並耕之說已拏自身且不能兼這一著為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間架何等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以粟易械器者節　張彥陵曰要知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事其不為厲陶冶不消說了歸重在陶冶之不耕而食非厲農　吳因之曰以粟易械器四句全從害於耕意來言自織自為有害於耕而不免相易則是以粟易械器者云云厲農夫哉且先用此四句了却厲民自養之說然後再生詰難引他不可耕且為之句出而因以獨可耕且為句闢倒並耕之非要之闢並耕亦以見滕君之非厲民自養前後總一意　大

抵依蒙存之說則許子必種粟三節當分為兩段在豈為厲農夫哉截而下截之意不出乎上一截之意上下截內俱有不能兼不必兼二意　翼註曰不可耕且為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末實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末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　又曰此節只承上釜甑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也說者多於豈

為厲農夫哉之下即補出滕君豈為厲民似太早

若依蒙存以上節自為一頭兩脚則此節首四句

是實語不是詰詞且雖補出滕君亦不妨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節　四書家訓曰有大人

之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理不必兼或

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就在其中　又

曰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食

人曰義古今凡為大人小人者皆然故曰通義　有

大人二句言外自有不相兼之意淺說即補在此二句下而存疑則欲補在率天下而路也下此似俱通姑俟再定　翼註曰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況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為備是件件不可缺意　又曰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　吳因之曰言天下原有一樣勞心的非盡皆勞力的或勞心四句口氣須如此體貼　按因之曰許行之言欲陰壞孟子分别君子野人之法孟子闢並耕

仍分别箇君子野人故此處勞心勞力之說正所以分别之也時說多闕　語四句作相濟看者非愚謂因之誤也蓋君子小人相濟而不必相兼正所謂分别者也作相濟看何妨　因之又曰勞心者治人二句不可將治於人者食人對說孟子本旨只重食人邊若治人意則食人食於人之根由也　四書脈曰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所濟於

人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奉令守法見治於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於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玉食食於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堯之時節　張彥陵曰許行是把神農做並耕的佐證孟子是把堯舜做箇不並耕的佐證　即當垂裳鼓瑟之時人見聖人之逸而不知其所以防微杜漸

持盈保泰者無一日而弛其憂也況當天下之未平乎　彥陵又曰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羣有司　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　按禹貢淮泗之水本入海不入江孟子云注之江者葢戰國時江淮已通雖非禹通之而推其所自亦可歸之禹也猶之懲荆舒者僖公而可歸之周公也　翼註曰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　又曰八年三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

不暇意　吳因之曰八年於外二句不重盡忠為國只要見不暇意作此題者多雜引幹蠱忠君等意只是好聽話耳非題旨也　又曰三過不入者勢之不得入也雖聖人之心亦自不欲入却不欲入意不重作者多不解此

后稷教民稼穡節　翼註曰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彝之性也下父子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利導之　袁了凡曰不必非禮非義始近

於禽獸只飽食煖衣而不知性中有此五者是與禽獸偏塞而無知者同矣　賚合註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即人字親義序别信即道　又曰父子五句正教以人倫之實父子教以有親君臣教以有義也但重教上親義序别信皆曰有謂性中原有之道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然其教之之方則何如哉放勲所命乃施教之方　張彦陵曰有字最重教以人倫特從氣拘物蔽中為之一開明不是取之於外

而益其所無也曰自得曰振德不過還其所固有而已勞來以勸其善匡直以懲其惡　按賽合註曰輔以立之以志言翼以行之以事言看來似亦不必如此分　彦陵人曰振德字據註加惠二字屬在上者說即教民之德意也非謂民性之德振之云者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别法　附顧麟士曰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兩聖人惟大全小註專指堯而存疑淺說達說俱兼堯舜蒙引則騎牆言之麟士

謂意兼堯舜而語則以聖人字渾說還他似亦無不可也　按語中即明點出堯舜亦不妨　吳省菴曰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今日命益命禹明日命稷命契那有工夫去與民並耕堯以不得舜為己憂節　焦漪園曰憂字最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每處著箇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盡矣夫人惟到自己身體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稍與己不

相屬何憂之有已字便見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明白不以天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已不得舜禹皐陶是為天下憂也而却以為已憂以天下為已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　說得為已憂三字痛快然此處却不重此意只重在得人上翼註謂兩為已憂即合下節為天下三字之意亦與焦說同然總之不重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　賽合註曰分人以財敎人以善亦是治天下者之憂但憂得小故止於惠止於忠

按四書脉亦如此說觀此則知重看為天下三字者不是矣然脉及賽合註亦仍要重看為天下三字殊不可曉也　時說多云為天下三字極重不知分人教人獨非為天下乎此處只重得人不重為天下

翼註曰為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賢大聖不易識拔者故又曰為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作禪讓說一云作天位與共說謂既得而恭已以聽之則猶易惟始得為難耳　按只作禪讓說

為是葢此處是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　為天下得人者句虛說不專指堯舜註特舉堯舜以見例耳玩一若字可見淺說只將此句貼堯舜講最謬葢誤看註耳　為天下得人難亦是虛說不專指堯舜但此句下須繳到堯舜蒙引惟憂故難一條最明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節　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賛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

之巍巍蕩蕩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洵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並無用心意翼註殊謬　附翼註曰則天見法天意不與見憂勤意與論語不同如此看方起得下用心字按依蒙引存疑淺說則孔子之言只是贊其功業之盛　則天則字註雖訓作法字然仍是論語準則之意蓋法字亦可作準則意講也不是效法之法翼註不是　四書家訓曰用心就指上堯以不得舜為

已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憂字意發揮　賚合註曰堯舜之治不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治許行所稱之妄可知矣陳相何以盡棄所學而學之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　翼註曰用夏變夷照下文陳良事則當主自變說或云還主變化他說不必拘拘與下合也　賚合註曰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用夏變夷原為陳相不善變張本非即指陳良也

陳良亦是用夏變夷此則旁意耳　徐徵弦曰此

處說周公仲尼之道後昔者節是與仲尼相應魯頌節是與周公相應　翼註曰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良也　張彥陵曰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之不可從也前後只一意吳因之曰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為人只見陳良不可倍而倍之者重得罪於名教耳

昔者孔子沒節　蒙引做三段看一言衆人不倍師一言子貢不倍師一言曾子不倍師存疑又作四段看

言三子亦不倍師　敖英曰古者師死心喪三年子貢乃有廬墓之舉所謂賢者過之也故龜山之於伊川勉齋之於晦菴皆不聞有此　徐巖泉曰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象上說曾子直指心體說濯以江漢無一毫濁汙也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也總是一疵不存萬理明淨故曰皜皜而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
翼註曰濯之潔無一毫汙染暴之乾無一點溼氣也兩喻總是一意俱見得聖心一疵不存天然潔白

處不必分潔屬江漢白屬秋陽作文但據字義影切為分别而大意無别斯得之矣葢潔字屬江漢可也而白字難屬秋陽若光輝字屬秋陽亦畧差况可以明著屬江漢乎　又曰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言聖德原不以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　江漢二句畢竟是喻皜皜二字則是假借形容淺說明　江漢二句翼註謂是喻聖人之心體此偏也註中明謂是言夫子之道德道德則自兼

內外矣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節

吾聞出於幽谷節　翼註曰幽谷節有以上二句純就

鳥說下二句就人說者析衷云且就白文一滚提過

下以正意發之陳良中國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

之教猶幽谷也倍良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高

明而就卑暗吾所未聞而聞之子矣　據析衷之說

蓋欲以白文專就鳥說而正意則補在言外此說是

也直解亦如此

魯頌曰節　張侗初曰戎有塞外之戎獫狁是也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　張彥陵曰大抵此五節只是說他變得不好了一句括盡大意故末以亦為不善變一句結局

從許子之道節　佐案曰此便是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　吳因之曰說箇市價不貳國中無偽見君雖並耕而得以自暇雖與百工交易而不必於憚煩也孟子闢之云云已不暇治國家況暇並耕乎如此立

意亦好　按因之說比淺說較勝淺說附後　附淺說曰陳相又曰許子之道如並耕之說雖不可從然豈無一二之義而可從者乎從許子之道則云云

張彦陵曰按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無非欲混君子野人於無別耳　又曰通節以市價不貳句為主無偽不欺俱根不貳來此不獨為許行置辨且見巳所以從學之

故似有可原　沈無回曰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舉世但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焉耳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垂裳之治治之也

夫物之不齊節　徐儆弦曰許行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　張彥陵曰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

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　賽合註曰亂非禍亂即下相率為偽是也　彥陵又曰相率而偽正反國中無偽之説悉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見得　又曰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巨屨與小屨同賈則假借言之以明精粗之難混耳獨言屨者縁許行是箇捆屨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　吳因之曰荀子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謂墨子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

文飾也即此推之則許行並耕之論亦是祖述墨子但行者姦偽之尤又逃墨而遠託神農以求伸其說於天下耳孟子闢許行正是闢楊墨只一箇圈子

墨者夷之章總旨　張彥陵曰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二字通章關鍵　沈無回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

以上世埋葬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　夷之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為二本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

異者夷之節

他日又求見孟子節　張彦陵曰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之詞盡言以相正固是闢異端之言然且莫切儒

墨上說下文方云夷子墨者　翼註曰我且直之且對未遠見說　又曰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　然而夷子葬其親厚二句與百姓皆以王為愛也同一法

徐子以告夷子節　吳因之曰若保赤子句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在施由親始句　又曰施由親始始字雖似有先後亦不可便謂厚其親如何

便宜厚葬其言亦自相矛盾但此亦還是他好處故孟子不攻其說之矛盾而獨攻其病痛之所在　夷之自相矛盾處蒙引謂其施由親始則又畧有親疏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存疑謂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二說宜兼用

附賽合註曰雖有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兩項然上儒者之道三句又是喚起之則二句之則二句自以已意解書以自釋也中間語脈相連不可截作兩平對

看援儒入墨推墨附儒意須總補在後方見圓融

以之則二句為釋書詞者此謬本於蒙引而淺說翼註俱從之斷不可用存疑說約皆說得甚明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葢一體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愛有差焉此儒者之道由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

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且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　賽合註曰且天之生物且字根上來謂書之所言吾固不暇詳辨且以天之生物言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待其親如路人則親是一本路人又一本故曰二本惟其二本故忍以薄為道而不顧耳如達一本之說則其用愛必有分矣

曰天之生物三句是從生人之始說起以天理明一本之義葢上世節是從葬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道得天理人情沈痛悲切宜夷子之聞言而悟也

葢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節　吳因之曰深明一本只到反虆梩而掩之住掩之誠是三句則又因上文而推廣之然亦須根一本意來見上古掩親者情動於一本如此則仁人孝子獨切一本之愛必以厚為道

矣既明一本之意又復及仁孝云云者正欲見厚葬乃仁孝之所爲而以此進夷子耳　莊忠甫曰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之非强作也　李九我曰上世事大都是渺茫憶度兩葢字俱想當如此之詞　四書脈曰上世之委親於壑非忍棄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殮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

低回即此便見天性之切　賚台註曰非為人訛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下歸掩之者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為有是訛既見之後胡為有是掩耶　又曰註中兩箇他人勿混一樣看非為他人之他人對已而言在他人之他人對親而言

四書脈曰蓋歸字有急急之義掩之誠是句是起下語　四書家訓曰掩之誠是是字謂當然也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句推開就後世言　掩之誠是也

此句口氣猶治安策云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事體若竟作實說則無味矣　沈無回曰上世人之掩與夷子之厚葬其親皆是發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知厚葬之為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賽合註於末節補說曰今夷子知厚葬其親似有合於仁人孝子所為而不昧於一本之理者乃謂愛無差等而惑於墨氏二本之教謂之何哉極為得體

徐子以告夷子節　沈無回曰憮然為閒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　吳因之曰命之矣須要模寫恍然悔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不得憮然景界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八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九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總旨　陳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欲其急於救世耳然孟子謂其以利言者蓋急於功名固是以一己之利言急於救世亦只就天下之利害上説壞天下之名節救天下之生靈亦君子所

不為也況既壞名節則亦必不能救生靈乎　君子亦有時似小屈而大伸者實亦義之所在非屈也圜外註言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此亦是就淺一層説

陳代曰不見諸侯節　四書脉曰宜若可為是陳代解志意　附麟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

尋之説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妄起矣説見禮書

昔齊景公田節　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景公節為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且夫枉尺以下為應枉尺直尋之言盖不見諸侯五句内已有枉尺直尋之意註須善看張彦陵曰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拚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説定要死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節　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

陳新安謂見諸侯本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亦

姑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

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　大全朱子擭天下一

條當屬白文且子過矣之下　翼註曰枉尋直尺如

大壊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為與還是不義而

不可為非不利而不可為也戊戌墨卷多是就得不

償失并違其計利之初心説惟程文得之

昔者趙簡子節　張彥陵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總是一意反覆語氣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住　葛屺瞻曰强而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爾要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露才揚已則亦無足怪矣在良則可在士君子則不可　翼註曰小人二字只在不善射上見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節　四書脉曰比而得禽獸二句

是推其善與為凡之心若丘陵暗指枉尺直尋
賽合註曰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丘陵禽獸耳
又馬用之　　翼註曰彼指諸侯說　　徐儆弦曰
枉己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
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
直之理也夫枉己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
況枉己必不能正人其不當言固益明矣　　翼
註曰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

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管仲亦云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渾然為得　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

景春曰章總旨　四書家訓曰儀衍所恃在權勢孟子所恃在道德主持自我　俯仰從人即所謂以順為正也

景春曰節　新安陳氏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然按史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又按趙註張儀亦合從者也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　張彥陵曰闕　正是景春以二子為大丈夫處

四書脉曰闕　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戰爭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安危春稱二子為大丈夫正為此也是焉得為大丈夫乎節　附蒙引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引禮全在女子之嫁云云夾帶此一句　按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為何論大丈夫也非全不重也　只言父命之而不及命之之詞者以下有女子一段可反照也　四書脉曰戒之又在命之外　翼註曰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　附蒙引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看本文及書註此二句似乎是孟子之言然問諸讀禮者則謂此二句皆是禮言　按蒙引太拘禮闕雖或

有之然此二句只作孟子自言爲妥存疑得闕　說從蒙引不是　賽合註曰禮在無違夫子止末二句還是孟子言

居天下之廣居節　管登之曰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丈夫　論來仁禮義俱是本於心而達於

事然分言之則三者自有存心持身處事之别　玩大全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只是三平

朱子是論道理如此　四書脉曰此性萬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八荒何廣也　按脉是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未知孰是姑俟再定　翼註曰大道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　又曰居天下之廣居不可提起廣居後講居字須云人孰無居而所居乃天下

之廣居方見得大丈夫之大處下二句亦然重在廣
正大字及天下字不重居立行三字　廣居三句猶
云尊徳樂義與儀衍之恃權勢相反得志五句猶云
則可以囂囂矣與儀衍之俯仰從人相反　志有得
有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日故我自有道我可獨
行原不藉之人以行亦安往而不得志哉　四書脉
曰與民由之雖説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
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

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

四書家訓曰得志二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富貴

三句見他受用此三者之雄壯不可磨滅處　得志

不得志內揭出三箇大關頭來説　附大全辨邕山

張氏若若説廣居正位大道不可分配仁義禮敢於

背朱子可笑

周霄問曰章總旨　沈無回曰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

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為道與答陳代

同意

周霄問曰節　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霄豈不知蓋將欲以難仕諷孟子故先以仕詰之耳　徐儆弦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　賽合註四書脉四書家訓皆云無君俱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者說　翼註曰俱屬孔子　合註曰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

彊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為見用圖也 翼註曰弔作自家憂慼之意亦便 兼他人之弔說亦可

三月無君則弔兩節 張彥陵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 又曰無田不祭亦仕中之一義非謂君子之急於仕專為祭也孟子

特引禮文證失祭之足弔耳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乎亦字最可味　註黍稷曰粢而周禮鄭氏註以稷為粢未詳孰是　惟士無田趙岐註作圭田解麟士取之殊拘　大全辨邑山張氏曰失位不祭須想他孝不能殫即忠不能伸處不能以身仕使我親生我之身無補於世所以不能宴然若硬說失祭則未仕以前豈無所以致孝於祭況必欲得位而後致祭不得位則弔則終身不仕如顏閔諸人

將遂不得為孝子有是理哉王制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必專患無田

出疆必載質兩節　四書家訓曰霄問繞出疆便載質亦是急於仕了與前問同意　上節急仕之意已明了出疆載質一問亦儘不必但霄意欲盡發孟子急仕之意以為下文辨難之地故不即折之而又有此問此處文勢與許子必種粟節一般

晉國亦仕國也節　賽合註曰未聞仕如此此其急如此

二字兼則弔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　湖南講曰難仕闕為一身名節枉已者未有能正人亦總為拯濟天下闕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　四書脉曰古之人孟子自寓

後車數十乘章總旨　吴因之曰彭更以為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為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為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

亦不必食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為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

後車數十乘節　賽合註曰後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看重舜一邊　傳食如驛傳之傳泰字猶云過分　大全辨少墟馮氏曰

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類蓋孟子為賓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齊餽兼金居鄒季任以幣交平陸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後車即是弟子之車非孟子的輜重

士無事而食兩節　賓合註曰子如通之下宜補云如通功易事則寧獨男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　張彥陵曰於此

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值大明之時即繩趨尺步

不見所繫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説横流此乾坤何等

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　又

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説横行幾

把先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等待後之君

子煞有闢邪衛正工夫孟子實皆自任　守正所以

爲待無兩意　沈無回曰守字待字俱要理會楊墨

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

壘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　先王之道不外仁義守與待即在入孝出弟上見　四書脉曰孟子非為食辨恐天下不知君子之功便忽其道而不尊要看本文尊字輕字並不曾言及食字只見君子之功當尊而不當輕也

梓匠輪輿節　翼註曰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　四書脉曰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有人於此節　吳因之曰且子食志乎至曰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為哉二句意見平日本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　又曰孟子凡遇辨難攻擊處必窮極其詞得他口中語而因用反詰之故理勝詞雄人不得不屈　陸實甫曰食為報功而設只以功論不以志論士亦非以功計食者但守道在身必要人尊崇嚮往然後不湮沒若謂其

逸已而望望去之將使人疑而生畏何以為守道哉孟子特借功以折更耳　管登之曰士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其論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故彭更泰之病其無事而食此言良是　然孟子所以安之者以其功足以當之耳即孔子令也純儉吾從衆之意　有孟子之道則可無孟子之道則不可　登之全文備録　湖南講管東溟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既非孔聖之矩亦非淳

古之風故彭更泰之以無事而食為不可此言良是
然孟子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若心在何者七雄
爭强之日君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迹傾君
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羣十哲駕一車以
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
為高如不能超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
炭乎則遊士已作先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
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為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

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談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不能盡卻也後世盜名盜利之徒皆以傳食為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竄迹於習詩文之山人中後兼濫迹於講理學之士夫中矣其觴皆自戰國橫議之處士濫來也天下之傳食者多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釀黨錮濁流之禍吾不得不為世運憂之

宋小國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闕　一興師動衆也用之除殘去暴則為王藉此以凌壓列國爭衡天下則為伯宋原只欲伯本非行王政孟子欲分别王伯之辨故通章口氣雖只言王政無敵而言外本旨實重在宋未嘗行王政末節不行王政云爾一語甚不可忽　翼註曰湯武對看歸重末節　四書脉曰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為望宋行仁雖說宋不行王政亦是所以望之然口氣內則無

此意　看來此章與取燕章俱要見不是人意

宋小國也節　四書脉曰此行王政就征伐上言　翼註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説

湯居亳節　四書脉曰問其不祀先祖而遺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也所以正葛之罪而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無罪而葛

伯故行暴虐殺之之意方見湯師為伐暴救民之師

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體君之心說　呂東萊曰王

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

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

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威之恤

二國必在於一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湯

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節　匹夫匹婦大全蒙引存疑

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賽合註則俱主童子之父母說

湯始征節　賽合註曰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　又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有攸不為臣節　四書脉曰有攸不為臣不必指為周

臣其助紂為虐便不是為人臣的道理　按註是明指為周臣似與睡菴說不同然實相發明　張彥陵曰有攸不為臣指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着其荼毒士女之罪見我武興師之由　又曰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　翼註曰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所以然者以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已此是以

推原文法倒解書詞　近日汪摺九說云而已矣三字全是透醒民情悅服除能行王政外更無他故非謂周王於救民取殘之外無多事也此說殊謬玩註則而已矣三字明是在周王身上說　賫合註曰曰綏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者是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内皆望武之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大誓曰節　張彥陵曰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一句所

以證取其殘之說也　賫合註曰于湯有光蔡傳所

闕

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爲益明白于天下也舊

說

闕

與湯同有休光亦說得不妙

不行王政云爾節　張彥陵曰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

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字　賫合註曰

此節正是辦其不得爲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

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爲君對上伐字看言

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王云爾苟真心實意是伐罪

弔民而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海之内翹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總旨　張彦陵曰君心向善在賢人衆多處得力然亦須當路者有知人之明有用人之量不勝知進賢以傅其君矣而未知廣求賢才以成正君之功此處不病於明必病於量故孟子從而

廣之

孟子謂戴不勝曰節　張彥陵曰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　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

子謂薛居州節　四書家訓曰在王所兩段還是論理且圓活遞過到一薛居州二句方着實歸責不勝身上　翼註曰長指老成幼指新進　陸實府曰太甲改德一伊尹高宗中興一傅說　須知當日只是伊

尹傅說為主耳其實非一人也　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之說而使忠佞同朝賢姦共柄其究也小人日親君子日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為蠱惑而已此一傅衆咻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　此意固是然亦不可偏用若說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先進王於善亦

無不可也

不見諸侯何義章總旨　賽合註曰通章是箇不見諸侯之義段干木節言過陽貨節言中曽子節言不及當依註三平看然其實上下文勢相承大旨謂孔子禮義之中正也段干木泄柳執不為臣不見之義而過者也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眜不為臣不見之義而不及者也總註解儘停當新說不依總註謂首節因問而言不見諸侯之義是綱以下詳明其義之所在

是日不可以中正過不及言予謂此說有何意味須依朱子總註為是　附翼註曰不為臣不見主自重說此句一章之大旨下二節分以太過不及中正立意總是明不見諸侯之義若謂段干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不可見也　按翼註此條即賽合註所謂有何意味者背註不可從　蒙引謂不可泥總註界然分為三意此非以分為三意為不是也盖欲以三

意相承說耳蓋總註是撮大意講

不見諸侯何義節　賽合註曰丑之問暗指孟子見者

乃是往見之　張彥陵曰緣古以為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節

陽貨欲見孔子節　賽合註曰大夫有賜於士三句闕

貨見得禮之所言如此　又曰當是時三句是孟

子斷其可見　劉上玉曰尊重孔子固是孟子家法

然亦在引證中耳非正主人若又因下曾子子路是

孔子之徒逐事紐串生出支節益不必也　附蒙引曰一説當時陽貨若不瞰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瞰亡往拜而不見之也耶言一定見之也　按賽合註謂此説牽强極是蓋饋孔子蒸豚便是先來加禮了此不是假設之辭

脅肩諂笑節　吳因之曰脅肩節講二子之言處先要説得鄭重須含深惡痛絶之意躍然言表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上文種根此

等處全要理會　姚承菴曰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其見於詞色當時叩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　翼註曰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　又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蹈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　吳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入只為看得區區名

義不甚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不可毁之廉隅世俗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為高者也　因之為此說者蓋欲以曽子子路與段干木泄柳對看也不知段干木泄柳亦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同耳况此節只重在不淪于汙賤正不必如此說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亦俱無此

說　賫合註曰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一例㬠作自負說此說雖通然與註背只從註為當　四書脉曰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先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戴盈之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盖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之曰節　翼註曰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
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如知其非義節　劉上玉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得
成等話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總旨　張彥陵曰君父二字是
通章大綱領仁義二字是通章大關鍵不得已三字
是通章大樞紐　不必說一代難於一代但孔孟窮
而在下其勢又難於禹周耳　附四書脉曰此章不

得已意在懼字看出開首說儆予便是千聖身任世道挽回治亂機軸故孔子懼孟子懼以至亂臣賊子懼天理常存止此人心不死耳　按此亦不差但前說儆予意不如此爾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節　賽合註曰何也之問為何故好辯也　張彥陵曰公都子說孟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　翼註曰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

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 張侗初曰聖賢若不擔當天下之生機絶矣 註反覆相尋雲峰胡氏則謂是氣化人事之反覆相尋徽菴程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尋二説不同當兼用 存疑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覺不妥蓋氣化人事有相離者有不相離者治亂所因或自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或自人事之

得失而不關氣化亦或二者俱有蒙引及慶源輔氏之說是也但輔氏謂洪水之災盡由氣化亂賊之懼盡由人事則亦未見得　又蒙引所謂二者俱有者又有二項有二者適相值而俱有者亦有相因而俱有者或氣化先盛而人事之得因之或人事先得而氣化之盛因之玩雲峰胡氏說可見　又玩章末東陽許氏說則孟子此章重在人事蓋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固不必論矣若夫氣化先盛則須人事

承當之氣化方盛則須人事以符合之氣化未盛則須人事以挽回之即使氣化無可承當無可符合亦未可挽回而亦必賴人事以為之厎柱　又按氣化亦未嘗不重如人事未得則氣化有以開之人事方得則氣化有以合之人事既得則氣化有以應之但孟子此章之旨則不如此　禹周孔孟之治亂俱不可指實曰此是氣化此是人事此是氣化人事相兼蓋可見者人事而不可見者氣化故此皆不可以懸

斷也　附存疑曰小註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修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決未嘗無　按存疑之意蓋謂但生得聖賢出來撥亂為治即便是氣運之隆此固未嘗無理但生聖賢之氣化與治亂之氣化似又不同集註所指似在此不

在彼

當堯之時節　吴因之曰當堯之時八節是叙事體昔者禹抑洪水四節是議論體叙事處即便隱隱是箇不得已之意了但未明露出至議論處始明白闡發之通章緊把不得已三字體貼乃得口氣　張彦陵曰為巢為窟正是民無所定洚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蓋云此所謂警余者即此則其為害之大可知

警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為害大

不重聖人之懼災上此誤本雲峰胡氏　大抵因當時人只知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洚水之名故又著洚水者洪水也一句不然則只引洚水警余一句足矣

使禹治之節　此節斷宜依瞿昆湖墨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句來險阻二句本驅蛇龍句來險阻句只是過接語不重然後句總承上兩段但當以治水為主而蛇龍帶言勿平看耳存疑淺說殊說得牽强存疑附下　附存

疑曰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復及蛇龍者蛇龍之害本縁洪水故特歸重在水上水由地中行承上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後水由地中行不復汎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　四書家訓曰惟掘地而注水於海蛇龍自放之菹若驅之然非真驅之也　王觀濤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當以治水為主蛇

龍鳥獸俱帶說　賽合註曰鳥獸即蛇龍之類

堯舜既沒節　四書脉曰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衰是不明不行宮室即民居暴君至又作是人害禽獸是物害　賽合註曰壞宮室棄田即暴君害民之事　李貞菴曰邪說暴行相關蓋欲行暴行者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此指在下者言又字方有著落　邪說暴行蒙引推開看極是存疑雙峰俱云即指上文壞宮室棄田宅不安存疑

附下　附存疑曰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
故下只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曰又作是對
前一治說言至此又一亂也　邪說暴行蒙引謂通
上下而言翼註四書脉直解賽合註則俱云指在下
者似尤直捷今姑從蒙引翼註附下　附翼註曰邪
說暴行當指在下者言亦由暴君無道揆也　賽合
註曰此邪說暴行當時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
後面說周公兼夷狄　翼註曰沛即園囿澤即汙池

合註又曰有園囿則沛多有汙池則澤多而禽獸至顧亂猶未大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人害益熾而夷狄且亂華矣物害益熾而禽獸且偪人矣徐儆弦曰孟子欲說楊墨之道率獸食人故當堯之時段下蛇龍居之句此禽獸是蟠據而害人者堯舜既沒段下沛澤多而禽獸至句此禽獸是招致而害人者　太尖巧

周公相武王節　翼註曰誅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

是除物害誅紂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看　張彥陵曰驅虎豹一句以紂㳽養言　張南軒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放龍蛇於菹不是將來俱滅絕了防之毋令民害而已此並生之意　賽合註曰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

陳伯玉曰書意文武並重引來側重武王此而本旨則歸功周公相武耳顯承佑啓皆是道之不微處

翼註曰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啓後人者皆周

公之力也　盧未人曰上文所言是兼驅之功

引書又是制作之功　附蒙引曰引書以明一

治之功如此其勝也不可依近時講家說天下

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

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　附存疑曰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戡亂之功

按蒙引存疑俱與淺說不同似亦有理姑存之以

俟再定

世衰道微節　賽合註曰世衰道微不平道微世便衰矣　四書脉曰邪説俱從上不正來　張彦陵曰邪説暴行有作即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同殺父殺君正是異行然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説話此便是邪説　竊謂暴行不止是亂賊但亂賊其尤者耳若如後荆川謂春秋無一句不為亂賊而作將亂賊推開看則謂暴行專指亂賊可也

孔子懼節　四書家訓曰孔子懼懼上簒弒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　附四書脉曰玩懼字直是警余一脉傳之孔子而倍惕　按此亦不差但前說警余意本不如此耳　翼註謂新說天子之事不作託南面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子意最妥即高中玄之意然所謂還大權所謂尊周室者如何還之如何尊之亦仍是託南面之權矣　夫子之託南面與伊周之放

攝同一例也且又只明其事而已未嘗行其事也雖託何傷　大全朱子謂春秋只是直書其事恐亦是其未定之論　賽合註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為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　四書脉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所警畏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

唐荊川曰吾意當時簒弑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爲是而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别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直便是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彛之心是以其時悪力甚勁於此之時刑戮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

脚都軟便自動不得葢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鍼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為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是有所為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

不顧名義之人以為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迹為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語真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為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聖王不作節　張彥陵曰是禽獸也截上斥楊墨立教

之非下着楊墨為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横議一句為綱以為我兼愛四字為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以禽獸二句為結局　又曰聖王不作二句相連說下原横議之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　又曰不息則不着正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即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　賽合註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士横議　又曰

橫議與盈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　無父無君猶未至於弒父與君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弒父與君亦有之矣　註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二句只貼得一獸字而大亂將起一句則總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二句玩達說自明淺說以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二句貼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一句貼人將相食殊謬自楊墨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

食人此四句未便是食人　翼註曰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着　節末兩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看在實事上說與上文誣民不同此是由誣民而推其害言之也　顧涇陽曰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

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甚麼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别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恁麼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之奪雅豈惟亂之又欲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為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　管登之曰春秋亂臣賊子之踵肩背起於無

父無君之一念而入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為我則根
於兼愛從古及今學脉孰有逃於為我兼愛之兩端
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為民表者耳
吾為此懼節 賽合註曰先聖指孔子道即君臣父子
之道 翼註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
父無君之一端害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
害不分先後 又曰閑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反
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因拒敵驅逐此賊此是距放

距放正所以閑也欲閑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　徐

自溟曰邪説自古有之自堯舜既沒夏商閒邪説暴

行作春秋時邪説暴行作孟子時邪説又大作而為

詖行矣暴行在事上顯肆其邪而詖行則在心上陰

溺於邪生心而政事之行處皆害正其行之詖也暴

行之邪説顯故孔子以權書陰維之詖行之邪説隱

故孟子以昌言顯攻之孔子在事上誅心孟子在心

上證事孔子不辭罪我孟子不辭好辨皆是除邪衛

正　賛合註曰作於上須云設使不為之距與放而使二子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為我兼愛之說而作於其心矣作心字為主害事害政皆本於心來　又曰三箇作字不同一指天下言一是心溺於為我兼愛之說一是事偏於為我兼愛之行　程子闢佛氏出世之說尚未甚精　雙峰以無父無君貽事以率獸食人貽政看來未是盖其始有無父無君之事亦有無父無君之政其終也有食人相食之事亦有食人

相食之政不分應為是　養氣章蒙引謂有位無位皆有政麟士非之亦是看來此章則當如蒙引前說也　四書脉曰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意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不指生心四句

鄉原章只在乎反經而此章說閑先聖之道專在乎距放蓋此章為好辨發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　兼夷狄蒙引只主真夷狄言看來即兼中國而夷狄者言亦似不妨

戎狄是膺節　張彥陵曰戎狄無父無君楊墨也無父無君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而已之辨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節　張彥陵曰孔子以前的禍亂都在人身上孔子以後的禍亂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曰欲正人心要從他根本處拔除得盡　吳因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

陷溺一般盖把三聖形出自已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語意也　亦欲二字從三聖來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説為綱人心不正所以邪説得閒而入邪説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詞成一篇説話　因之又曰據蒙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説盖以正人心作息邪説之本也然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故欲於邪説息之於詖

行距之於淫詞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詖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詖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　按蒙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為好辯而發其意自歸重在息距放也因之發得極透淺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

耳　徐儆弦曰禹周公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若亂賊楊墨何與孔孟而孔孟為之懼所謂畏天命悲人事古來聖賢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誠為此也

能言距楊墨者節　方孟旋曰孟子非懼已之力孤又望人之口舌以闢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為聖人之徒見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

附存疑曰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　附翼註曰能言距

楊墨者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此距楊　三字也

又曰註中發公其責於人之意最好又一説不

重公其責於人只以徒字應上節承字而足其意耳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總旨　張彦陵曰按此章原

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

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决非人之可為

耳　翼註曰前三節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不是揭出

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前段律以食槁壤飲黄泉匡

章見為太刻後段揭出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此二句正是仲子之操執此以例其餘信無可居可食者矣故匡章不得復疑也　又曰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節　四書脉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　張彥陵曰螬食實

句不惟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　又曰仲子本世家子而苦節若此匡章所以取其廉

於齊國之士節　首二句欲抑先揚　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未得為廉此二廉字東陽許氏亦謂是廉之正殊誤　張南軒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而況必不能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節　四書家訓曰蚓字借來見無求夷跖借來見義不義俱不可著　翼註曰伯夷之所築

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苦立意故責之如此　張彥陵曰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是何傷哉節　以易之也據四書脉直解皆兼指居食

仲子齊之世家也節　翼註曰世家節只敘事勿斷制下節方斷之　張彥陵曰仲子以世祿爲其兄故甘

心避去若離母未必其本心但欲去其兄不得不併去其母耳只看他他日歸或者思母之念動矣或亦有思兄之心亦不可知不宜偏說　是鶃鶃之肉也不全是譏他見汝可以食即我可以受亦有感悟他的意思　此說亦妙但與蒙引不同

以母則不食節　徐儆弦曰孟子非欲其如蚓也見人必不同於蚓而甚言其不可行也　温公謂仲子是狷者朱子則謂仲子亦不可謂狷狷者温公看狷者闊

朱子看狷者嚴故也其意亦可相通但朱子是正論耳　大全辨少原余氏曰仲子事不必遠引只以魯叔肹事斷之則其罪定矣春秋魯宣十七年書叔肹卒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肹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禄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於春秋以視仲子何如哉況無悖

逆作亂之大故而仲子去之惟恐不遠愚故曰其罪定矣　卓菴張氏曰孟子不取仲子與春秋責季札同意故曰不明春秋之意者必蒙首惡之名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九